

我们敬爱的父亲

陳火炎



(一)

父亲的背影

几十年来，爸爸走路时腰都是挺直有力的，健步如飞。我长大后，脚步比他的大，走路也很快，但是一起巡厂时，要小跑步才跟得上。

爸爸每天抽4包烟抽了50年。终于他在5年前得了肺气肿。不知什么时候，他越走越慢，可我都没察觉。

不知是那一天，要走去吃饭时，突然，我看到了他佝偻的背影，他缓慢艰难的脚步。看着灯下他长长的背影，拖着脚步。啊，我爸爸，我那么强悍和骄傲的爸爸，你怎么老了？你什么时候老了？

不久他得了肺癌开了刀，更缺氧了，要用拐杖，路走得更慢了。背影更长了。

(二)

父亲的事业

波涛起伏，不屈不饶，越战越勇
言而有信，锲而不舍，终有所成

祖父陈两班在厦门乡下的岭兜务农，家境清贫。父亲年轻失学，只上过几个月的学校，常以此为苦。深深认为要有文化，才有上进和出人头地的机会。十七岁时（30年代后期），一个人空手由厦门坐船到槟城投靠堂伯父陈汉玉。初始在杂货店当小工。后来，堂伯要他去小园坵学做管工。父亲去了几个月，认为在园坵工作，薪水虽高，却没有机会学习文字，就果断辞工，回到槟岛杂货店作微薄薪水的小工，基本上是为了和会计老先生学写字和算术。

二次大战前，他转而随四堂叔陈文炳经商。三年八个月的且治时期他在亚依淡协助堂叔开杂货店。光复后还是和堂叔回到城里从事进出口贸易。

1946年，父亲接受已故李聪慧先生等之邀请加入即将成立的四福有限公司成为股东经理，从事进出口和转口贸

易。先是和缅甸仰光经营米粮，后来采购印度尼西亚的椰干加工出口；继之父亲又成立庆立从事购买印尼卖到马来亚的树胶，加工出口。

1959年父亲成立了一家新旧股东联营的南达树胶厂，拿督斯里黄新绿和已故王文庆先生都在此时加入，并成为父亲终身伙伴。南达树胶就在威省高渊买下了橡胶加工厂和熏房。这一来，他由纯粹进出口转口贸易进一步和马来半岛的经济体系挂钩。

到了1962年，父亲经过多年奋斗，几乎垄断了印度尼西亚运来檳城的橡胶和椰干贸易。却也影响到当时拥有数家椰干榨油厂和橡胶加工厂的已故庄荣海老先生，发生有厂而无货源的情况，但是父亲反而因此得到老人家的赞赏。庄老先生爱才之余，将三家厂以分期付款方式“硬硬”卖了给父亲。那时父亲才刚借钱买了洋楼，哪有余力？首期是将房子再抵押给已故拿督庄汉良并邀请他担当股东才成交的。

1962年可以说是我父亲前半生事业的一个顶点，意气风发。

不足一年，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了。对父亲和我们，马来西亚的成立，不是“更上一层楼”，而是一场大灾难！它引爆马印对抗，断绝了双边贸易。他业务生财的主要途径，本来是入口椰干和橡胶，加工后出口。货源一断，就意味着财源中断了。我父亲在一夜间，由有货源变

成无货源，除了大量负债，还要负担数以百计员工生计的苦老板！1964年可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候，我常常跟他看厂。可以了解一些他的困境，如何用尽方法，如何设法改行，甚至于成了拖网捕鱼船的东主，可是都不成功！

风暴之后，父亲收集了仅余的一些资金，成立了福庆，买了两条拖网渔船，让一部分员工可以有工作。一开始鱼获量还算可以。不幸的是，不久之后，爆发了浅海渔民不满拖网渔船拖得太近海，影响他们生计，进行攻击和火烧拖网渔船事件。为了不要让员工冒险，父亲放弃了拖网，改买小江鱼网扑小江鱼。但是天不饶人，大太阳时抓不到鱼。阴天唱丰收却又无从把小鱼晒干，致使鱼儿都烂了。结果，父亲将庆立在青草巷的橡胶厂给拆了，从设计多层遇雨可急收的晒鱼架，到屡屡改建自己设计的烤鱼箱。他说：我得向老天挑战要饭吃！可惜左改右改，总是差强人意，不是烤得不够，就是烤得太过。我有几次跟他去看，他总皱着眉头思考，我却帮不上忙。拖了一年多，花了好多钱，也只好放弃。

就在这时候（1964年12月至1965年4月），南达树胶业务比较进入状况。我们和已故拿督庄汉良（源益茂）和拿督蔡锡洪（圭美）合营的南达钢铁如火如荼的赶工建厂。当时交通不便，由槟岛到高渊要三个小时，父亲一星期去两趟，中午饭后累了，父亲便躺在板凳上睡午觉。

厂建得很快，六个月就投产，又快速增产，远远超出提供技术和原料的日本人预算。最大竞争者联邦铁厂大幅度降价，希冀打击我们。五十万资本，盖厂后经过半年经营，已是亏损干净，还是好友兼大股东已故拿督庄汉良，开汇票买原料支持才过关。父亲却是很笃定，他说有钱人更怕输，一定会先诉求。果然不久，和谈成功，南达钢铁的投资初步成功。由于两人都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联邦的林老板振源和他惺惺相惜，也由竞争大敌变成好友了。

60年代后起，南达集团的业务和财务可以说是渐入佳境。父亲的事业也再步上下一个高峰。

1971年，南达同仁支持陆耀辉，成立了国际鞋业，开始生产和销售帆布胶底运动鞋。1972年，支持拿督斯里黄新绿成立黄氏股票交易公司（也就是今日的黄氏发展投资银行），打入金融市场。

1981年，南达钢铁为了要高速扩大经营以提供日益蓬勃的马来西亚市场，引进了新加坡大众钢铁和马来西亚丰隆集团为股东。并于1993年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1991年黄氏股票交易公司在拿督斯里黄新绿的领导下，引进新加坡发展银行，于1995年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又于2006年取得投资银行执照，成为黄氏发展投资银行。而国际鞋业凭着Pallas品牌也在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声誉。

(三)

父亲的社会事业

取之社会，还乎社会

火炬传承建华校 炎光照耀兴南华

父亲一生建华校的主力放在菩提，槟华和中华。菩提迁校，并成为特大型中学，更是他最后两年倾全力推动的目标。

南华医院出钱最多的是已故丹斯里骆文秀，出力最多最久的是我父亲，几乎是最后三十年一半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兴建和扩展南华。

父亲给我们最好的典范，就是取之社会，还乎社会。这句话，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从小就是耳熟能详。还有就是有钱人捐一百万不奇，普通人捐十元更不得了！我们敬爱的父亲，就是本着这个宗旨，在1940年代后期，很年轻事业刚要起步时，就开始投入社会工作。尤其在五十年代，就已是槟华和菩提学校筹款的主角，又出力组织，又尽量出钱。六，七十年代，活跃于重组槟城中



华总商会和华人大会堂，在当时首席部长敦林苍佑医生的支持下，把学生人数日渐减少的中华中小学由旧址迁往亚依淡和青草巷并扩大。接下来七、八十年代就是兴建南华医院西医楼和病老院。

我想，父亲从来就没有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做生意。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更是完全放手不管业务，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社会工作上。有时候，我去向他报告讨论业务，常常都得等他和学校社团代表谈完才能进行，谈话也常常会被电话所中断。

老人家对于兴学的执着，学自陈嘉庚和陈新政。两位前辈的倾家办学风范，都是他历年来赞不绝口，深深烙入我们的脑海。他以85岁高龄，在南华医院开完刀，還在加护病房里一能坐起，就要护士推他到窗口，观看南华扩建打桩工程的进度。87岁化疗后在病房里，又为了菩提中学迁校事宜，不断的操心，甚至于醒来要看“梦中”的开会记录！真叫我们做孩子的又心疼，又着急。

由于迁校所需款项数目实在太大了，老人家自己要率先承担一笔大的捐款来起带头作用。在07年十一月入院化疗的前一天，父亲开家庭会议，我们当时一口答应，只是要求在时间上暫緩一下，大部分等到08年中才付，他也同意了。唉，执着的长者，心急的建委会主席，在十二月圣诞后，經過二次化疗肺炎稍緩高烧刚退就在要钱！家人在驚訝下，老先生居然说下星期不就是明年吗！

父亲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身教！



南华医院23周年庆，父亲与叶院长

(四)

父亲的教导

(四. 一) 京剧

他热爱京剧。从小失学的他，以学戏作为学习华文和吸收中华文化的方法。槟城平剧社不但是他学戏，演戏的地方，更是他结交友好，为华校筹款的组织。由50年代至60年代的十五年间，槟城平剧社为南洋大学，槟华和菩提学校，筹了很多捐款，而槟华女中的平惠堂便是因此而命名。

他对京剧的浓烈兴趣，也影响我们姐弟的孩提教育。但是孩提教育是一点一点地渗进来的。在我们念初中时，平社为学校筹款，也教女中学生演“梁祝”，“甘露寺”。我们较大的姐弟三人就常常去看。姐妹们一向来对音乐，舞蹈和戏曲都有浓厚的兴趣，更是兴致勃勃的又听录音带和唱碟，又自己在家排练。那时，只有姐姐一人上英校，因为父亲受太多不懂英语的气了，希望女儿学英语可以帮上忙。可却又怕她不懂母语会洋化，就想通过京剧

来引导。于是乎，一场轰轰烈烈的为学校筹款，义演“杨门女将”，长达数月的准备和排演开始了！

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更重要的是：我姐姐对中文产生了兴趣，就请已故槟华校长林赋田女士为她补中文，终于她能书写自如。大妹后来也进入南洋大学读中文系！父亲的自豪可想而知！

（四．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齐治平是另一项他常常和我们说的话——至少对我说吧。

对于只受过一年教育的他，不知怎会学到修齐治平这一套？正因为是自学的，他看书很慢，竟然在四十来岁时买了一套深奥难读的“资治通鉴”，几乎每一晚都抱着书在看！

对他来说，一定要由修身做起：这就涵盖了孝，友，忠，义，仁，爱。他常教导我们，在外活动时，要低调，不争功，做最难的，把光彩留给别人。

本着此宗旨，父亲在幕后大力推动华社活动。在五十年代撑住他的四叔陈文炳，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大力协助已故拿督庄汉良和拿督许平等当华社领袖，发展华校，整顿商会，复兴华人大会堂等等，他从不到台前，也不居功。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则是支持已故丹斯里骆文秀，尽心竭力发展南华医院和病老院。

（四. 三）坚守原则

2005年老人家得了肺癌，我们做孩子的，当然要给他寻求最好的医疗。在南华诊断后，我们要咨询新加坡和美国肺癌专家的看法，但他一口拒绝！他说，我不在南华医院就医，怎么叫别的病人来？我们的医生都是很好的，我对他们有绝对的信心。

好不容易向他解释清楚，需要用正电子断层扫描（PET-CT）作进一步的诊断，当时马来西亚还没有这个设备，父亲才肯去新加坡。通过我们有幸请到新加坡首屈一指的癌症专家陈有禹医生，也很幸运的碰上了国际癌症专家会议在该地举行，我们多了英，美肺癌专家一些宝贵的意见。他们也愿意主治，甚至于在陈医生的游说下，专家们愿意到南华来为父亲诊治。可是我们可爱又可恼的爸爸，就是那么的坚持原则，二话不说，回到南华，由我们的心脏胸腔外科 Mr.Eng Ji Ba（黄二峇医生）和院长Dato' Dr.Yip Kok Thye（叶国泰医生）联合动手术。手术十分成功。

后来这3年，都是由我们年轻有为，富有爱心和细心的癌症专科 Dr.Saw Ming Hong（苏明鸿医生）主治。在此，谨代表家母和家人，向南华医院院长，医生和护士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日夜轮班看护他的白衣天使们，至最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五）晚年的父亲

做了三次化疗之后，爸爸的肺肿瘤很明显地缩小了。可是身体也很明显地衰弱，需要长时期卧床休息，间中可以走百来步到书桌看看文件写个日记。这对一般八十馀岁的老人算不错了，但是对一位精力充沛生活了八十几年，还雄心勃勃要给南华医院发展，菩提迁校，病老院扩建的企业家来说，却是非常的无助无奈，龙困浅滩，英雄无用武之地。

太累了！老人家说：我很满足了，要做的都做了，自问没做过坏事，无憾矣！但是心里还是挂着菩提啦，病老院啦。唉！

爸，您放心吧，两项都会做好的。这是我们对您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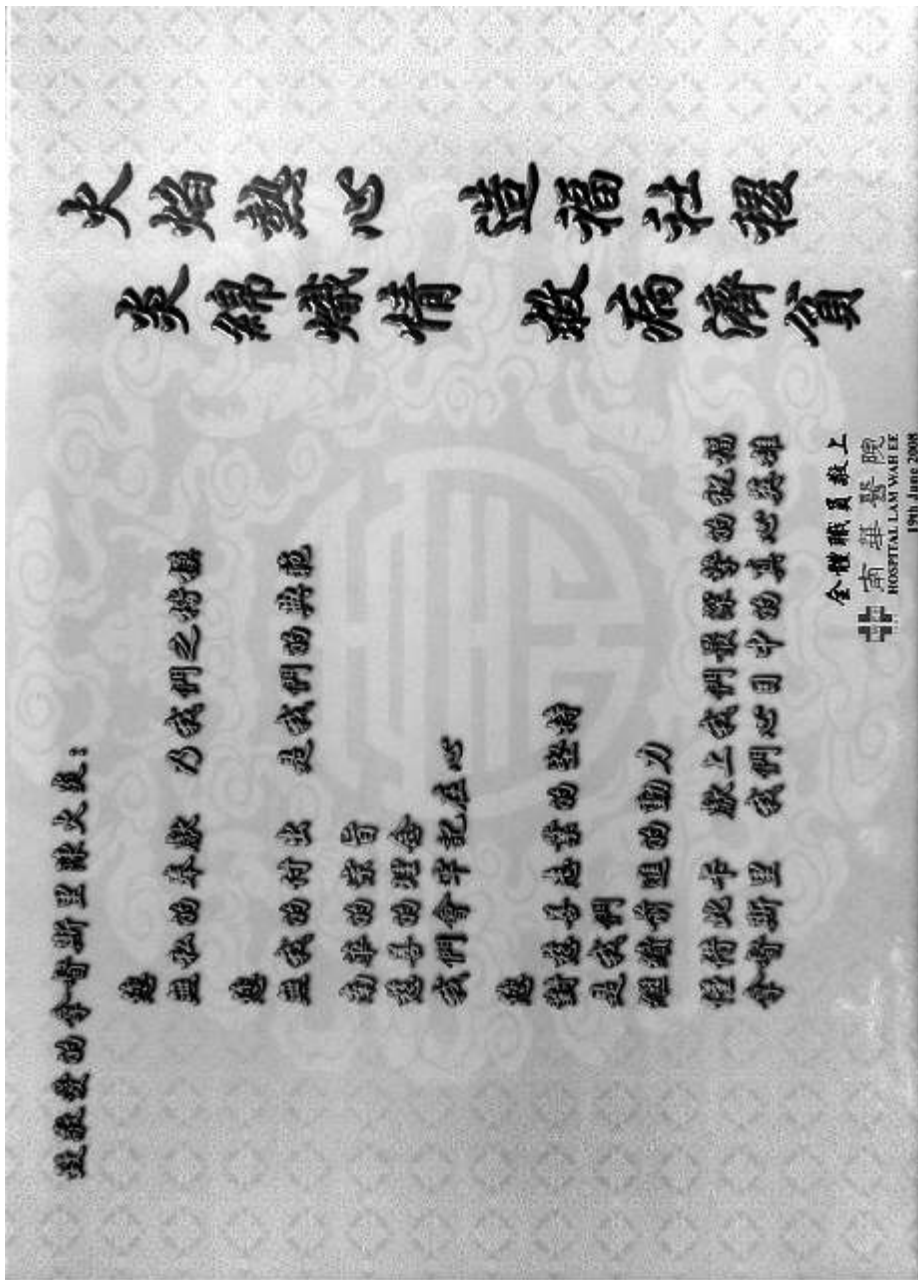
2008年7月18日



六十年代义演：《长坂坡》主角赵云威武亮相



1991年，父亲在南达钢铁炼钢一厂点火开炉



南华医院全体职员对父亲致敬意



我们敬爱的父亲和母亲